

“大英雄”

釋迦牟尼•六祖惠能•馬祖道一•大師太虛

•釋迦牟尼•

當我們參觀佛教寺院的時候，見到最大的一座房屋，有一幅匾額掛在中門上，寫上大雄寶殿四個字，這就是紀念釋迦牟尼的殿堂。大雄就是大英雄的簡寫，佛為什麼被稱為大英雄呢？英雄在一般人心目中，各有不同觀點的定義，但總不離開足智多謀、威武無敵、胸懷大志、為國為民、徹惡鋤奸、赤膽忠肝、義薄雲天、濟弱扶貧等的一個雄糾糾丈夫吧。但目前佛殿上釋迦牟尼的塑像，慈祥的面孔、安詳的體態，在佛教中三千年來都肯定他是大英雄！我相信大家都想知道，佛被稱譽為大英雄的原因。

釋迦牟尼出生就是一位太子，可是他出生的環境，就不是在皇宮，由於當年印度封建傳統的風俗，凡是婦女生產，都要回到娘家去的，因此在返家長途跋涉崎嶇的路途，在微風細雨中一棵樹下，釋迦牟尼便早產了，她母親可能因此生病，折返皇宮後，很不幸過了一星期，便去世了。他的姨母代替了母親的撫養，父親後來也娶了她做繼母，生育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，因此，在佛的童年，內心是孤獨的，空虛的，他在皇室教育中成長，對政治、經濟、禮儀、哲學、宗教、文學、民生、武術等學問，和體能訓練都是充實而且健康。在接受傳統的儀式灌頂後，便成為王位的未來繼承人，同時和天臂城公主結婚生子，更常常到外面體察民情，對國民生活、軍事防衛力量等，都清楚明白。不過迦毗羅衛國，只是當時的一個小國，如果和版圖最大的摩揭提國相比，是萬分不及一的。在列強虎視眈眈的小國，是隨時有被吞滅的危機。他常常回到宮中細想戰爭是罪惡的，一將功成萬骨枯，犧牲多少寶貴的生命！階級制度是不平等的，如果被列入不同種姓中，連子孫也要終身為奴為婢。封建社會是沒有自由的，男女的界限，在不成文的規矩下，受到思想和言行的束縛。哲學是不現實的，那只是學者個人永遠不成事實的構思和理論。宗教是迷信的，假借鬼神名義，正面安立地區性的倫理道德標準，藉此控制人類行為思想，達到國家民族和諧統一。負面是對人類不能控制的自然災害，說是鬼神具有超人的特異功能。說祂是創造宇宙萬有的主宰，乃至所有生命，除了信祂，就沒有其他的選擇，連人類的靈魂，也在不同的宗教下控制了。人心是難測的，各各性向不同，而且隨著環境轉變，亂作一團。那麼自己一日登上王位，應該怎樣辦呢？誰能給與最好的忠告！他在百思不能得到一個圓滿解決辦法，於是希望轉變一個環境，好靜靜尋思分析，或請教其他有道德學問、有成就的前輩，參考一些意見，也許會對自己有新的啟發。

這時的釋迦牟尼，還不到二十歲，他把自己的心聲，對父王說出來，國王很欣賞太子長遠的理想，這是他自己亦沒有考慮到那麼深遠，所以答應了請求，同時暗中派遣五位資深的護衛，一路對太子保護，在需要時加以協助。於是在一個明月的深夜，他騎上一匹快馬，暫別多年恩愛的妻子和兒子，一直向前奔馳，直到遠遠離開了國土，然後放棄了馬，改變了皇室標誌的服飾，穿上平民的衣服，開始新的生活。

用什麼形態生活呢？當時古老的印度，一般學者、哲學家和各宗教修習的人，

都是離群獨居或聚居，在遠離城市喧鬧環境的，而且爲了專志學習和實踐，也沒有自己弄炊，每天清晨都捧著盛載食物的鉢頭，和城市中的貧苦無靠的乞丐一樣，向一般人討飯充飢。當年社會有一個共同的風俗，習慣和樂意地幫助所有求乞不同的人，沒有慳吝。太子採取了同一的方法，先剃去長髮，在賢人聚居的樹林住下來，仔細注意各人的言行，研究他們學習目的和成果。在艱苦的歲月中，他發現有兩位很有成就的，在實踐方面達到他們的理想目的，於是前往他依止的地方，謙恭地向他請教，首先講述了自己的心事，然後問到他修學的過程和目的，現在的成就又怎樣。這位爲大眾尊稱他名號阿羅南仙人，回答說：你的志氣可嘉，我是自愧不如的，我修學的目的，是從苦惱人生中出離，身心永遠不再被生死繫縛，在不斷思想集中，身心次第超越世界的苦樂、乃至無邊際的意識形態，安止在空無邊處所的狀態中，我稱它是無所有處定，相信這是宇宙人生的究竟了，你如果要體驗我現在身心的狀態，就要專心用功修學，看看結果對你目的，能不能夠有幫助、和解決你的問題。於是太子決定留下來，看看學習的成果怎樣。在三年艱苦的歲月中，連每天托鉢乞食亦沒有去做，隨便在附近摘取一些可以進食的植物充飢，到底完成無所有處定。他感到自己身心是快樂的，不過對世間各種問題、和人類生活影響是輕微的，因爲你不能強迫每個人走你相同的路，就算走到，現實還是現實，亦不能保證這種禪定境界是永恆的，他知道這條路已到了盡頭，於是告辭了仙了，打算再向另一位鬱陀仙人學習。

他走了漫長的路，才遇上鬱陀，同樣恭敬請教，陳述自己心事，乃至在阿羅南仙人處修學過程，目前的成就等。鬱陀回答說：你的理想是正確而偉大，我不知道我能否幫助你成功。我修學的目的，是超越世上生死，永遠自由自在，而且亦可以影響他人的，在不斷的默想中，我已經超過空無邊際的宇宙環境，安止在不是意識能夠達到、同時仍有微細意識，可以活動影響宇宙力量存在的境界中。我稱它非想非非想處定，相信這是宇宙萬有的根元了。你如果要體驗，我是歡迎參加的。太子心想，聽起來好像能對他人有幫助的，於是留下來，又再經歷三年艱苦的日子，日中只進食一麻子或麥子，身體羸瘦非常，不過精神意志很集中，還能捱得下去，結果境界成就了。其他修學中的人，都祝賀他，但他發現影響力不是那麼偉大，對世間剛強橫蠻的人，不會有很大的幫助的，於是告別仙人，拖著孱弱疲倦不堪的身軀，到恆河岸邊，洗滌多年身上的垢穢，他終於暈倒在岸邊，剛好牧牛的少女，趕著牛群經過，馬上拖他到樹下，取牛奶餵到他口裡，接著幾天都是一樣，太子結果醒過來，而且身體慢慢恢復力量，他很感謝牧牛少女的關懷和照顧，救回他的生命，於是告辭離去。

太子回到樹林中，內心非常痛楚，他不是後悔多年來的努力沒有成果，也不是因爲割愛辭親後，弄到今日身體到這般田地傷感，他是沒有忘記世人現在和未來的苦楚，自己仍沒有力量幫助到他們而悲痛，在漫步到林中的菩提樹下，正想坐下來歇息，剛巧有一個牧童，帶著牛群回家，牛背上荷擔著許多晒乾的幸福草，牧童見到他的情形，便取了一紮乾草，送給他作坐墊用。太子把幸福草鋪在菩提樹下，將還沒有完全康復的瘦弱的身軀，安坐在草上，不禁又想到現在的環境，是孤獨無援了。因爲這廣闊的地方，雖然有過千的修行人、學者、宗教家，他們同樣是迷途的羔羊，在樹林中找尋出路的。於是下定決心，不怕犧牲，誓願以自己的力量，去創造一條康莊大道，讓世人都能平安走上去，於是不斷的禪修，定境亦漸次深入，由

散亂心—集中心—身心統一—心境統一—染淨雙忘—心境俱泯時，一個月明星稀、接近晨光第一線的時候，張開眼睛遠望，見到一顆快要隱沒的辰星，心中便清楚明白了，過去的一切問題，解決的層次和整套方案，可以說圓滿具足，他這時如釋重擔，回顧世間萬民的時候，不禁歡喜地說：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原來世界所有的生命，都和我現在一樣，具足智慧和幸福的，可惜的是他們過於執著，日夜都在夢想，因而枉受痛苦吧！

太子現在是佛，佛是一位對宇宙人生真現實、澈底大覺大悟的人，因此人們都稱他是覺者，覺和佛是同樣意義的。於是便立刻進行他整套教育的方案，佛教就是佛的教育簡稱，他這時已經三十歲了，是英雄出少年，他接著的五十年，直到在婆羅樹下去世前一刻，仍沒有中止教育工作的，在記錄中，有三百多次工作坊推行，時間長短不一，教育的宗旨，是將真實的宇宙人生本來真相說明，提倡慈愛，自由、平等理念。在成績方面：階級不平等制度、在佛展開真現實主義教育下，來學習的人是沒有階級區分的，在同學中，以先後入學和情度安排，因此學長中，不少原是奴隸種姓的，但後學都一律要向長輩敬禮和請教，這就是四河入海，同一種咸味，四姓出家，同名釋子四句話的來源，還有性別方面，不論男女老幼，貴賤賢愚，都任由他們自由選擇需要的學習，因此女性中，傑出的巾幗鬚眉，比男子毫不遜色。高級的知識分子如哲學家等，一致認同佛教育的真實性和價值觀，不同宗教的領袖，經過佛詳細理性的分析，清楚鬼神和自然環境的力量，是不澈底的，只能增長個人的執著和行動的偏激，結果是帶來人類最大的災害，在水乳融和、萬眾一心的情形下，當年全印度的大小國王，都施行仁政，化干戈為玉帛，成為一片清淨的人間國土，這情形繼持了十個世紀。在佛入滅後數百年，阿育王朝和孔雀王朝，這兩代的皇帝，更將佛教向外拓展，遍傳佈東南亞、中亞細亞、中國各地。中國在佛紀一千年，東漢時正式傳入，更發展二十個世紀，直到現在。佛的成功，不是局限一人一國，是遍及全人類的，更不會被時間空間限制，因此大英雄，是實至名歸的。

•六祖惠能•

在中國盛唐貞觀時代，距離現在約一千五百年間，廣東有一位青年，名字盧惠能，是一位採樵維持生活的，他和母親相依生活，因為家中並非富裕，從小就沒有機會認字讀書，思想非常單純，住在山區，自然環境是不錯的。因為每天要採樵送給買主，身體長期運動，非常健康的，他是一位心地純潔，身體健康青年。有一次送樵的時候，聽到買主屋內朗誦金剛經時，好像聽到心理學家說出他身心的情況，工作時工作，穿衣時穿衣，吃飯時吃飯，一切都很清楚，保持平常心態，因此不禁對買主說，你剛才說什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是什麼東西？買主很歡喜地回答說：我在誦經啊，是從黃梅五祖那裡請回來的金剛經，五祖常常為大眾演說的，我想你是聽到經中的一句話了。你很有善根，佛經說：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你想不想在我下次去聽經時，帶你一齊前去呢！當時惠能伸手摸一下頭，雖然對佛經、黃梅五祖、善根、佛法等話，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，但買主一片熱誠的好意，讓他歡喜，於是對買主講出自己是目不識丁的文盲，而且要照顧年老的媽媽，恐怕辜負他的好意了。買主是一位宅心仁厚富裕的人，對惠能有心親近佛法，很樂於幫助他，於是說出如何安排他母親的生活，鼓勵他前往黃梅處聽經，和說清楚前往的途徑，惠能接受了，回家向母親說明，同時得到母親的安慰，支持他前去見五祖，在沒有牽掛

的情形下，惠能便開始生命的一個新歷程。

惠能自從聽到金剛經一句話，就恍如遇上一位知心的朋友，內心的愉悅，和他的平常心再沒有分離，他帶了所有的幾件衣物，一袋乾糧，使開始孤身遠行，尋覓說出他心中知己說話的老師。在飢餐露宿的旅程上，終於抵達黃梅處。在路人的指示中，到了五祖的寺院，當時寺內鴉雀無聲，因為五祖正在演講佛理，惠能大步闖進講堂，見到許多人都在靜坐聽講，他對佛教禮儀是不懂的，於是作了鞠躬，便站在一角隨聽。五祖講的話，雖然有很多是佛教的述語，但大意都知到是佛的說話，目的是鼓勵聽眾完成佛果，相信這點惠能是能夠領會的。

黃梅五祖在演講快要結束時，遇上這一位突然闖進來的青年，看了他一眼，雙目的神采，結實的身軀，就恰似原野上遇到匹千里馬一樣，內心有點安慰了。在法會結束時，眾人都先後離去，惠能仍然站著不動，於是五祖開口問：年青人，你是那裡來的。答：嶺南來。問：來這裡做什麼？答：是想成佛。

五祖當時心想，這小伙子果然是匹好馬，等我慢慢訓練他吧！隨著再說：南方人多是沒有文化、粗蠻的家伙，沒有佛性的。這幾句話，使惠能更肯定、在第一次聽到應無所住而心的一句話，心態轉變後的，原來就是佛性。

惠能說：人是有南方北方區分，佛性也有的嗎？

五祖這時身旁，還有首座和資深的弟子，他恐怕繼續下去，會給惠能惹上許多麻煩，於是說：你這個粗蠻人，口舌倒有點伶俐，我們這裡人多，需要有人做工，你願意住下來，替寺院工作嗎？我先對你說清楚，工作一定辛苦的，你要勤力，不能夠懶惰才好。惠能得見五祖，已經心意相通，於是立刻點頭說：一定，一定，我愿意留下來的。五祖隨問寺中監院，什麼工作急需人手，結果安排在糧食庫附近磨坊做舂米工作，負責把原粒的穀，用石臼去殼去糠，變成飯食的米。

惠能在安份、知足，每天勤奮地工作，他沒有到過講堂聽五祖或首座前輩開示，因為他已經找回本來的心性，於是不竭息地默默耕耘，不希望這寶貴發現的珍寶走失。這樣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，五祖深信千里駒已經調伏了，於是託言要找一個適當傳承的人，要求學生們寫出多年來體驗的心聲，神秀首座在不肯肯定自己、是不是已經體驗心性的心態下，在長廊牆壁上，寫了‘心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’四名話。第二天，五祖發現了，說：不錯！不錯！你們依著去幹，是有許多好處的。神秀這時如夢初醒，知道自己仍沒有資格去擔當六祖的位置，那時寺內的小和尚，每天都唸著這幾句話，連在磨坊的惠能，也聽到了，惠能問小和尚，說：這是誰人說的。小和尚把過去幾天，寺院內發生的事情，說了一遍，惠能於是請他帶路，前去看看。小和尚開玩笑地說：我答應你，不過你又不認識文字，亦沒有到法堂聽過佛法，看了有什麼用呢？結果仍把惠能帶到長廊去。惠能對著四句偈子的時候，剛好有一位當公務的官員來遊玩，也停下來欣賞。惠能對官員說，我也有幾句話，你可以幫我寫上去嗎？官員感到很詫異，為什麼能說偈的人，自己不能寫呢？不過他是宅心仁厚的好官，很樂意地答應效勞。於是，惠能說出四句像打油詩一般的話，將原來的偈子修改了說出來：‘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’官員詫異又驚喜地叫出來：好棒啊！好棒啊！真的是不可以相貌取人，善知識！如果你真的得傳祖位，不要忘記幫我這個苦惱的凡人。

第二天大眾亦看到，都感到非常震撼，我們怎麼會疏忽了這位肉身菩薩呢？五祖感到事態嚴重，深恐愛駒被傷害，因為當時的佛教，把地位名譽重視太過，以為

得到衣鉢傳承，就是唯我獨尊，這是絕對錯誤的觀念。於是立刻到長廊前，用鞋子把偈子在粉牆上擦得模糊。接著說：不行！不行！還是沒有見性。因為是五祖說的話，大眾便隨聲附和地說：沒有見性，沒有見性。五祖午後獨自到磨坊去，見惠能仍然在工作，便輕聲對他說：修行人是應該這樣做嗎？惠能當然知道他說的話意，慚愧地說：這是我體會到的真話。而五祖說沒有見性，一方面是肯定了他體證的只是心性寂靜的一面，而心性的大用還未曾明白的。隨著問他工作怎樣？回答說：米已經完全去殼，沒有篩好吧！五祖把禪杖放在石臼上輕敲三下便離去。惠能領會五祖的用意，在夜深闌靜的午夜，輕步到五祖的丈室，原來門只是虛掩，於是便進去，跪在五祖蒲團前面，五祖也沒有和他交談，只把金剛經讀誦，在讀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子時，惠能開口打斷了誦念說：是那裡知道心性本來清淨！是那裡知道心性本來沒有動靜！是那裡知道心性本來具足宇宙中的一切！是那裡知道心性本來就可以發生宇宙萬有的森羅萬象！這時五祖肯定他體證的心性，不再單是理性寂靜的一面，對心性的大用，現在亦明白，於是在沒有証人的情形下，釋迦牟尼出世本懷的心印，剎那間傳遞到惠能了。接著吩咐他暫時要隱藏一段日子，一方面好好體證心性的大用，一方面讓狂妄的學佛信徒，安靜爭奪祖位的心態，接著送他到九江水邊去，吩咐他星夜南行，不要惹上麻煩。這時惠能已經是佛心印的傳承人，不過他仍然是長著長髮，沒有出家的俗漢哩！

六祖避難的日子，說來話長哩！當他清楚時間上應該要回報了，於是到廣州，正好印宗法師在光孝寺講經，他到寺門前，有兩位出家人，正在對風幡爭論著，他說：不是風在動，不是幡在動，是你們的心在動啊！大眾一起嘩然叫好，同時傳到寺內的法師知道，立刻出來，請問六祖是否黃梅的傳人，因為該事曾轟動一時，但六祖一直未現身，目前大眾已經淡忘。六祖這時直認不諱，並出示衣鉢証物，印宗法師立刻為六祖、開始辦理出家的儀式，這時六祖開始，以出家僧人身分，拓展他佛教各種改革，同時大暢佛出世本懷，將教理用劃時代方式說明，一時帝王、公候、達官貴人、社會賢達、平民百姓、乃至外道，都各別得到佛教育的真實利益。日本和韓國都先後來遠承禪宗一脈，南頓此漸，和同門的神秀大師，各別對有緣的大眾，用不同的教育方案指導，南傳的禪宗，對中國整個佛教，影響很大，尤其是制度上的改革，將禪宗過去三十三代單一傳承制度放棄，因此在他門下得到証明的，有數十位，這很可能一如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所說，中國人有靈活智慧的頭腦，廣大的胸襟，涵容物象吧！他遺下的說話，後來集合起來，編成六祖壇經，在歷史上中國人說的佛經，只有這一本，亦是說明他的思想行為和教育的言說，和佛有同等地位和價值的，大英雄，相信沒有人不同意吧！

•馬祖道一•

南嶽的懷讓，初會六祖時，在對話中便得到六祖肯定，証明了他的境界和自己一樣，同時說他將來會培訓出良駒，使佛法拓展至波瀾洪闊的。後來他在南嶽般若寺教育習禪的僧侶，大概距離現在約一千二百數十年間，有一位年青小和尚，到來習禪，他不閱讀文獻，亦不到法堂聽演講，終日單獨在禪堂打坐。懷讓禪師問他來的目的，只答了希望成佛，便不願多說一句，懷讓禪師於是在他打坐的時間，便拿一塊青磚，在他面前磨，起初小和尚是不理睬的，但日子多了，終於忍不住開口問，你每天拿著這塊磚，磨個什麼呢！懷讓說：我要磨它成一面鏡子。小和尚：磨磚是

可以成鏡嗎？懷讓說：你知道磨磚不可能成鏡，難道你坐著就可以成佛？終於在對答中，使他徹悟到本來面目。懷讓教育下有六位高手，他說有一位得到他的心，便是這小和尚道一，他在家時姓馬，後來的人都稱他馬祖道一，又是英雄出少年啊！他曾經說過兩句話：自從胡塗後，三十年來煮食、都沒有忘記放點鹽和調味醬。這是說出他對真現實徹底明白，活學活用，得心應手的意思。

禪宗拓展的教育，方法有點特別。他們一方面不依佛遺留下的三藏文獻，直捷向內心探討，另一方面又說，離經一字即同魔說。在六祖時代，仍然是有佛經作為根據，以後就演變了，因此有所謂超佛祖師禪的出現，六祖自己不認識文字，但他聽到金剛經一句話，而得到成功的，而且演講了不少佛經，由他人讀出經文。他便敷衍其中的意義。其實禪宗的禪，亦是從佛傳下來的，佛法平等，沒有高下的，祖師禪不過是禪師們、爲了除去每個人自我中心深重執著，善巧地打破他們的疑網吧！從馬祖教育出來傑出成績的，竟達一百數十位，其中輔助他最有力的便是百丈懷海了。

馬祖對佛教，貢獻實在不少，在教理方面的改革，除了不像傳統依文演義，對當時大部份學佛的僧侶來說，是一大沖激事。因爲他們都是高級的智識學者，因爲要鑽探佛學的哲理和神秘，才投入僧團。現在吃了這一記悶棍，真的是丈八金剛，摸不著頭腦啊！馬祖除了在平常話中提示，有時更說些不能理解的話，或用動作來施教。如百丈的開悟，是被他痛扭鼻子，掙脫了跑回寮房痛哭，同學們告訴馬祖，馬祖說：他明白了。這些莫明其妙的禪機，是開始了教育的新模式，後來丹霞燒佛像，雲門的呵佛罵祖，德山棒，臨濟喝，趙州茶，都陸續出現。

在教產方面，佛在世時是沒有問題的，因爲僧侶們和佛一樣，全體乞食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其他時間，全部投入學習和實踐，到什麼地方，有腳便可以了，沒有經濟掛累的。不過在中國，情形完全不同，初期傳入的時間，人數有限，都由王室供給，而他們工作主要是翻譯佛經和演講，後來高級文化界人士，都被吸引進去，因此僧侶們都是領導社會群眾的領袖，人數越來越多。除了王室供養外，富有的貴族和達官貴人，也加入布施支持的行列。因此在佛寺中，對應酬護法，是浪費不少時光的，而且在當時的道教，爲了飯碗問題，無不用盡心機，希望得到統治者的信任，華夏之爭，便不斷重演。有皇帝接受道教的，便實行高壓手段，拆毀佛寺，焚燒經典，強迫出家人還俗，否則格殺勿論。唐朝幾百年間，便發生三武一宗四次佛教的大災難。馬祖深感當時從學的青年，在佛寺和一般僧侶雜居，是不免要隨眾生活，不能專心，而且多與護法接觸，更易影響道念，於是帶領數百追隨他的學僧，到遠遠的深山叢林中，伐樹蓋屋，開墾土地，實行農禪生活，自給自足，解決生活問題，屏絕應酬，專意學習，蓋搭的房屋，最大的是禪堂，演說亦在同一地方，房內並沒有供奉佛像的。其他的寮房，也就是宿舍，學僧沒有自己的床，是廣單式安排，打坐和休息是同一地方使用的。他這種改革和傳統戒律是相違的，他的首座百丈，同時修改了傳統的規則，簡約適中，務使符合他們最低限度生活根本需要，更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自律的規定。這改革使其他學系的大眾，非常不滿認爲是破壞儀規，連佛也遺忘了，是佛教的叛徒，千古罪人。不過事實上是剛好相反，馬祖的叢林制度，不是在今天唯一留下來的律儀嗎？因爲當年教難發生時，他們因爲沒有佛像佛經，身上穿的海青，也是當時平常百姓的衣服，同時學習是說話和動作啓發的，實踐是內心探討的，同時亦得到真現實教育的效果，這班好小子，教難沒有

被殃及的，到了平反暴政後，還是由他們出來，復興佛教事業哩！由上看來，馬祖不但在經濟上改革了，連僧團的共同遵守規矩，亦同時修正更新哩！這簇新的局面，對新一輩更適合，年青人思想上是對現實多有不滿的，怪不得六祖早就對懷讓說出來，在馬祖的足下果然龍象輩出了。

道一禪師別有一則有趣的佚聞，他原是四川的什邡人，在懷讓禪師處畢業後，對故鄉仍未忘懷，便回到什邡的羅漢寺去回報。小時候他在鄉中，很勤勞地為家中經營的山貨店工作，因為他體形自小就很發達，鄉人經過他家的店，都會見到他用竹篾編織載物的筲箕，鄉人習慣叫他做筲箕仔。他回鄉了，現在是南禪很有名氣的道一禪師，於是大眾便一窩蜂湧到羅漢寺，瞻仰有道的高僧。他出來和鄉親父老講話的時候，大眾發現原來是姓馬山貨店的兒子~筲箕仔~。於是你一言我一語，還沒聽完講話，都走得七七八八了，馬祖亦知道人心的執著，年紀越長就越固執，既然無辦法在家鄉推行教育，便回到江西開創的叢林龔公山。一生多駐山中拓展佛的真實教育。後來有人說出這樣的兩句話：有道莫還鄉，還鄉道不香。

•大師太虛•

我生不辰罹百憂，哀憤所激多愆尤，
捨家已久親族絕，所難忘者恩未酬！
每逢母難思我母，我母之母德罕儔！
出家入僧緣更廣，師友徒屬麻竹稠。
經歷教難圖救濟，欲整僧制途何修！
況今國土遭殘破，戮辱民胞血淚流！
舉世魔燄互煎迫，紛紛災禍增煩愁，
曾宣佛法走全國，亦曾遍化寰地球；
國難世難紛交錯，率諸佛子佛國遊，
佛子心身俱勇銳，能輕富貴如浮雲。
恂恂儒雅譚居士，中印文化融合謀；
遇我生日祝我壽，我壽如海騰一漚。
願令一漚撈眾苦，宗親國族咸遂求，
世人亦皆止爭殺，慈眼相向兇器丟。
漚滅海淨普安樂，佛光常照寰宇周。

這首紀事詩是太虛五十二歲，抗戰期間南行時，在印度生日所寫的，簡略地敘述了大半生的一切。他是出生在距離現在一百一十五年前，清朝光緒五十五年，生於浙江海寧縣。兩歲時，父親青年早逝，五歲母親便改嫁了，他在外婆和舅父照顧下長大的，因為身體虛弱，常常患瘧疾，動經數月，故此讀書的時間不多，九歲隨外婆朝山進香，十五歲曾做學徒，翌年借故離去，終於在小九華寺出家。受戒時，以寄禪老和尚賞識，和長老們幫助，從教理下手，到十九歲在西方寺閱讀藏經，在一個冬天晚上，身心進入另一境界，揭開了智慧的第一面，隨遇上醞釀革命的朋友，引發起悲心，於是深入世間各種學理，同時到南京祇洹精舍學習，體會佛出世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，成為一生致力的目的，可以說和佛一脈相承。他一首偈說：‘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’。是他人間佛教拓展、思想的主流。

在清末期，他參加革命黨的活動，幾惹上麻煩，他思想自由適新。廿二歲時，

曾說：‘善學佛者，依心不依古，依義不依語，隨時變通，巧逗人意。依天然界，進化界種種學問、種種藝術、發明真理，裨益有情，是謂行菩薩道，布施佛法。終不以佛所未說而自畫，佛所已說而自泥，埋沒已靈，人云亦云。’類似這樣的說話，真是數之不盡。在清朝推翻後，他明確提出教理革命，教制革命，教產革命，其實這也是馬祖道一的三種改革，教內大為震驚，於是被貼上革命和尚的標籤，把思想和行動，極度偏激的帽子，戴到他的頭上，直到今日，事理不分的佛教徒，仍然是這樣說來捍衛自己的行徑。他當年的失敗，表面自然成爲事實，這是不難明白的。

當年國民革命成功，但政教內政見和紛爭相繼出現，他發起維持佛教同盟會的組織，有五者不可無：‘不可無自由組織之團體，不可無勇猛犧牲之精神，不可無受苦求教之志願，不可無實行博愛之籌備，不可無安心立命之修證。’提出：‘佛教財產，應爲佛教公有，……根本解決之法將奈何？則宜採取集產制度。……必有一法相輔相行，始無障礙，則個人不得傳法，收徒是也。’對當時由宗法制度下的剃派法派，將佛教改成變相家庭，子孫廟的僧侶們，當然誓死反對。在一次演講會中，談到良心與革命，如何統一時說：‘人之貴事，貴真率耳！德莫德於真，賊莫賊於偽，古之聖賢豪傑，無不成於真也。然偽亦出於古之聖賢豪傑，故老子有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之說，……嗚呼！演及今世，人智益開，人偽彌甚！袞袞諸公，集大事而享大名者，察其表觀其言，聖賢豪傑，誠何多讓！但當一揭去其假面目，則黑暗之裏幕，醜穢雜肆，殆令人不可響邇！……名譽者，事行之所著，而社會之所以酬其功者也，……名譽一成，即爲名譽所累。而惜名之甚者，動止顧忌，言行多諱，當爲而不敢爲，不當爲而爲，乃無往而不以偽！……若是者，皆終身之一名奴隸而已！……’在對佛教灰心失意時，二十六歲再掩關普陀山，再作一番沉潛鑽研的工夫去。整理僧伽制度論，亦此時寫出。廿八歲出關的前一年，在冬夜靜坐聞前寺一聲鐘下，忽然心斷，這次悟境，迥不同前番，已再是一番深入的境象了。

從此真俗交徹，風格一變，幽思風發，妙義泉湧，得無礙辯的智慧，自己說己大死一番。出關後，到台灣、日本考察，日本明治維新後，寺院組織改革，出現的情形，對整僧信心彌增。回國後，積極創辦佛學院，佛教會等，培植後人，誘導僧眾趨向：‘務人工以安色身，則貴簡樸；修佛學以嚴法身，則貴真至！以反信教的學術精神，反玄學的實証精神、反因襲的創化精神。’說明禪宗與學術思潮，頗多深入獨到見地。當時社會上領導的高級智識學者，採用進化論考證法，研究佛書，大師以極端反對的態度說：‘略從日本新出佛書，淺嘗膚受，皮毛亦未窺及，隨便拿來學時髦，出風頭，亂破壞，亂建立；這種言論……於佛教精神形式，必發生重大變化，故希望以佛教爲生活的和尚尼姑，及學佛居士，都將他研究一下！’這也是警惕只知對施主詞諛奉承，唯求生活的腐化分子，進一忠告。就在這三十二歲，年晚的一個夜裡，寫作後旋聞稍坐，楞嚴義脈，湧現目前，與唯識宗義相應，因此在編寫的楞嚴經研究一書，重爲科判於書後。當時年青僧侶，對大師異軍突起，本什深的修養，以通俗方法弘法，又得到各方維護，他們囿於傳統，拘於宗派，和坊間喧染，裹足不前，有一比丘善因，特遠方來考証，大師和護法的實況，在他給友人一紙報告中說：‘考太虛法師之實行，及各居士之德行，鮮有不符佛制，如道路所遙傳者。……在武昌誦經會弘傳戒律，計男女居士受三皈者九人，受五戒者二十八人，受菩薩戒者十一人，皆當世高年俊傑。……虛師若無過人之德，彼一般高年俊傑，豈肯屈膝膜拜於年輕納僧之前乎。善因與各居士同住數日，見各居士念佛禮佛，行住坐臥，

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爲，即在緇門亦難多遇！虛師講經，仍是香華供養，端身正坐，惟不搭衣，無不具威儀之事。……乃是輩同侶，心懷妒忌，誹語頻加！在下見地洞傲，幸勿誤聽！’由此可見大師出道以來，備受攻擊、破壞、誹謗，都是佛教中人所爲，他們在不得已時允諾的事，仍然陽奉陰違，甚麼是末法時期，由此便清楚了。

本來是領導社會文明民主的佛教，在內外交困下，實爲振興佛教大礙，大師提倡僧自治和實踐，說：一般學佛者之行不由中，尤爲新興佛教前途之危機，特別提出行爲主義之佛乘，以資警策！

從來爲佛教徒者，大多只知以享受福樂或靜定理性爲果，……無論重理解，或重証悟到如何圓妙，都只是空理，不成事實，至近乃更勵行。一般知識階級中，或認佛法爲達到本體的哲學，或但認一句禪謎，或但守一句佛名，或但以佛的經書、形象、數珠、木魚、蒲團等項爲佛事，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，無一非佛事！

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人多，大都迷背佛乘，不修習佛之因行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爲，皆佛之因行，反厭惡怠惰，其流弊時不可勝言！故大聲疾呼，敢爲之告曰：吾人學佛，須從吾人能實行之佛的因行上，去普遍修習。盡吾人能力，專從事利益人群，便是修習佛的因行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爲，廢棄不幹，便是斷絕佛種！

佛的因行，以敬信三寶，報酬四恩爲本，隨時代方國之不同，而有種種差別。在自由的共產主義下，則以從事勞礦、勞工、醫藥、教化、藝術爲成佛之因行。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，則加爲警察、律師、官吏、議員、商賈等。

對當時政府管制佛教條例的苛刻，不承認合法的地位，他挺身維護和爭取。腐化寺院之劣僧，與惡吏勾結，唯利是圖，破壞新創的佛教僧團，大師都於中化解，對從學的新僧，受業後便派出到日本、錫蘭、西藏等處參學。推行佛化青年運動，以農禪工禪、服務社會、自食其力、和尚下山等爲號召。談到職業與志業，鼓勵青年，腳踏實地，曾說：‘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。’明確指出：‘居士學佛，則期以普及全人類，風俗因以淳良，社會由之清寧者也。由遵行人倫道德，養成人格而漸修十善之菩薩行。’由於政教失序，對破壞者說：‘勿空言以保持道德文化爲號召！不發真切慈悲之意，不求適宜方便之行，徒以陳腐古板，違時鳴高爲保持，則愈招反動之摧殘；名爲保持，實銷滅之矣！憤之！勉之！對學僧們說救僧方法！積極則真修實証以成果，捨身利眾以成行，勤學明理以傳教。消極則自營生活以離譏，嚴擇出家以清源，寬許還俗以除僞。’提倡佛的真現實主義教育。三十九歲發表的告徒眾書，指出佛教目前最大的危機，在新學佛的在家出家二眾，不清楚本分應做的事。在家方面，追隨傳統腐化，一般人持齋，念佛、放生去了結餘生；富有的以閱經和僧人往來自鳴清高，以過安閒生活爲學佛；智識分子則以僧人無能，但知諂媚護法，和依靠渡亡生活，欲取代而住持佛教，學者派是最名顯的。其實本分的事，只要敬佛法僧，深信因果，行十善四攝，立身於社會中服務便是。出家的新僧，亦多追隨傳統腐化的子孫廟過活，期待將來當寺主爲鵠的，閒來無事，念佛等死而已。過分急進的，以辦佛學院宣傳，服務便是，欲取寺院爲產業，改爲類似外教的青年會等爲目的，不能達到目的，便捨戒還俗，自尋新工作生活，不再理睬佛教。不知本分應以持戒忍辱爲本，雖生活在腐化的子孫廟，自己真實在修証，啓發傳統腐化眾的悲願；自己更以修証方便感格，引起他們求學持戒，對過往的不是，深生慚愧，佛教便能呈現一番新景象。

四十歲那年的十月，得政府及護法資助，作環遊歐美弘法之行，首站抵巴黎，應法國各界邀請，作多次演講，在東方博物院一連五日，更獲得肯定的好評，共商籌辦世界性佛學院等事。下站是英國倫敦，會晤大主教，總理，牛津大學教授，哲人羅素等，皆文化政要，演講或會談對話，及電台廣播。接著抵比京，德國柏林多處，與當地佛學家溝通或演說。在民族博物館，聽眾七百人，皆大學師生。在歐洲此行，得各國共六十多人贊助世界佛學苑事，有以金錢或土地資助，事實稀有。巴黎佛學會亦隨即成立，請大師出席指導，乞授皈依。至第二年二月十三日，乘船離歐赴美，在紐約晤宗教學院教授，著作家、新聞界等。赴國會華盛頓參觀，又抵耶魯大學，多倫比亞大學等處，討論宗教，哲學等。後至芝加哥，與博物院長商談互設佛學通訊處，促進世苑事宜。其間匈牙利、意大利佛學家先後相晤。下一站抵三藩市，赴卜技利加州大學，於宗教學院多處演講。在四月十三日抵檀香山，與日本佛教界會談，後趁輪船赴日本神戶，佛教界相繼對話，到二十九日返抵上海，結束六個月遠行。

大師未寰遊佈教之前後，各國宗教、學者、文化界等人仕，多來到中國請益的，這次遠行的成績，亦是因他們早把佛教的價值，播散各地而滋長出來。他多年勞累和不斷受到國內保守派等打擊，這次回來依然故我菩薩因行，繼續沒有放棄僧制的改進。四十七歲時，前輩勸請開壇授戒，回答說：‘今戒種斷而僧命亡矣，繼命之方，惟有集有志住持三寶，曾受比丘戒者二三十人，清淨和合，閱十年持淨比丘戒律，然後再開壇為人授比丘戒。’以謝諸長老。他自述在佛法中的意趣說：

一、非研究佛書之學者……一將佛法當學問研究者，並世無不乏其人，而本人讀書每觀大略，不事記誦，不求甚解，但資為自修化他之具。故在志願趣向上，不在成為學者，其所有著作，亦皆為振興佛教，弘濟人群之方便耳！

二、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：在佛法中，自古即有專承一宗者。……至今皆有專承之人，系統甚嚴，而各自弘揚其本宗之教義，至本人在佛法中意趣，以為由佛無上遍正覺，所證明之法界性相，為度生應機設教，則法有多門；故法本一味，而方便門則無量無邊。……所以本人觀察佛法之五乘共法，三乘共法，及大乘不共法，原為一貫。在教理解釋上，教法弘揚上，隨宜施設，不專承一宗以自拘礙。

三、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：佛法原不拘界，以現身此世為立足點，乃普為法界一切眾生而發心，……發心修行，應不為空間時間所限，宜普遍平等，超出一切時空而涉及一切時空。於佛法如此理解信行，即能自悟悟他，精進無息，再無庸拘定要即身成佛。蓋成佛亦不過自悟悟他而已！菩薩行滿，佛陀果成；但勤耕耘，自能收獲，何藉刻期企求！若有拘求，心量自狹，將不免為虛榮心驅使，為滿足此虛榮心，而去著相貪求，則反增煩悶，難得自在。佛法為接引一類好夸大之眾生，亦當施設立地成佛。即身成佛等假名，而本人則不因此假名，而引起希求即身成佛之貪心。

四、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：本人係以凡夫之人，得聞佛法，信受奉行；……願以凡夫之身，學菩薩發心修行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，蓋真發菩提心已，歷十信而登初住、十行、十迴向修菩薩行，則為集福慧資糧之菩薩。今人每多稍具信行，便爾心高氣傲，不知尚未做到發菩提心之少分。

大師老婆心切，四十九歲時，寫出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：‘…我的失敗，固然也由於反對方面，阻礙力的深廣，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，而實行不足，

啓導雖巧而統率無能，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！然我終自信，我的理論和啓導，確有特長，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，必可建立適應時代、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制度。我失敗弱點的由來，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，而由境遇使然亦不少。例如第一期，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熱情；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；第三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佛教會。大抵皆出於偶然倖致，未經過熟謀深慮，勞力苦行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，應付的態度，輕易輕慢，不能堅牢強毅，抱持固執。我現今雖盡力於所志所行，然早衰的身心，只可隨緣消舊業，再不能有何新貢獻。後起的人應知我的弱點，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。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！我對於佛教的理論和啓導，或猶不失其相當作用，以我的失敗，爲來者的成功之母！’

中日抗戰後期，到緬印、錫蘭、尼泊爾各佛教國家訪問，對二次世界大戰受到傷害的人，慰勉團結，對在家的佛徒說：‘如果發願成佛，先須立志做人。三皈四維淑世，五常十善嚴身。’更與政要和文化聖哲，共策爲和平共同努力等事業。曾讚頌說：‘中國古墨子，印度今甘地。要見活莊周，來會太戈爾。寄語莊墨徒，休徒鑽故紙！好從面對時，証知實如此！’後續經新加坡，越南訪問才回國。

大師對創辦各學院的學生們說：‘要四方面去學；修行、講學、用人、辦事，時時對自己反省，對他人觀察，互相採長補短，不得自憐和嫉妒他人，本此精神爲合作同事準則，將來時機一到，大事必成。欲達到世界大同，永久的和平，則世界人類之利益爲第一，國家民族之利益爲第二，個人家屬之利益爲第三。’當時各地政府，不但不協助佛教，相反摧奪寺產，大師致書主席，悲憤陳辭，說到此舉實斬絕他的生命等語。因此得停止繼續進行。到日本無條件投降，世界大戰亦終結，大師已年屆五十七歲。

在世界眾望所歸的大師，對佛教整理，提出六點計劃：‘一、政府應本宗教平等、信仰自由之原則，切實保護僧寺及公產。二、著手計劃僧尼普受教育，及興辦農場等。三、辦理服務於社會、及創辦公共慈善等事業。四、佛教會將登記僧寺信徒，使成爲有系統組織。五、佛教徒有政治興趣者，可參加政治。六、佛教徒應全力宣揚教義，化導人心；改進社會，促進和平。’他自己對政治問題，是問政而不干治的。這在保守的認爲不對，再爲大師戴上政治和尚的帽子，這時，國內戰爭又再起，政府受扼抑於外國宗教勢力，大師處境日艱。到五十九歲年初，中風舊疾突發，便與世長辭了。

上面四位英雄佚事，是筆者一管之見撰述，並不是神秘怪誕的天方夜譚故事，和史傳記錄可能有出入的，但相信讀者都能夠接受。大雄寶殿中，今古仍只安放佛像，讓人瞻仰，原因是釋迦牟尼的偉業，當時是徹底圓滿的，其他三位未成功，只完成部分的緣故。俗語亦有說，不能以成敗論英雄，他們的慈悲、宏願、智慧、勇敢、毅力是一貫相通的。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，表現各異而已，特別是近世紀的大師太虛，他在自身基礎鞏固後，仍能虛懷宏谷，不斷了解大時代多元的文化，雖然自白說失敗，其實恰好相反，他是積極建立，在佛教歷史上作出最主要、成功偉大的貢獻，思想和教理、都回歸到原始佛教中人間佛教根本上。大英雄事業，是扭轉人心和人類的共業，這是永遠不會完結的，學佛的人亦很難去模仿，只能作爲借鏡，中國近五十多年的佛教，轉變到什麼情形，筆者孤陋寡聞，不甚了解，香港、台灣和海外各地，就如雨後春筍了，到處遍開富貴的牡丹花朵，祈望不久將來，能成就更多英雄、佛子！不過‘士生今日，欲爲松柏，斯松柏矣！欲爲蒲柳，斯蒲柳矣！’

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。

盧

榮章二〇〇四年於香港

六十年來苦海行 未除妄想不明心
因為沒有修福慧 只贏宏誓伴餘生